

第十二講：秦併天下

引言

公元前 230 年，秦王嬴政啟動了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統一戰爭。短短十年之間，韓、趙、魏、楚、燕、齊六國相繼覆滅，天下歸於一統。這一歷史性巨變，後世史家往往以「歷史發展之大趨勢」一語帶過。

然而，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始終縈繞不去：戰國後期，七雄之中任何一國都有可能統一天下，為何最終由秦國完成這個歷史偉業呢？這究竟是必然的結果，還是多種因素交織而成的？本講將從秦國七代君主的接力奮鬥、制度變革與人才策略，以及六國應對的成敗得失三個層面，抽絲剝繭，揭示秦統一天下的深層原因。

一、七世經營：秦國統一的結構基礎

秦國自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即位，至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統一六國，歷經七代君主，前後 140 餘年。這段漫長歲月中，秦國君主雖非皆為「明君」，但大致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與戰略的穩定性，逐步積累了統一的實力基礎。此種連續性在中國古代王朝史上，實屬罕見。

1. 秦孝公（公元前 361—338 年在位）——變法圖強奠基業

秦國立國較晚，偏處關中，直至戰國中前期，綜合國力仍遜於東方諸侯。秦孝公深明治國之道，力排眾議，重用衛人公孫鞅（史稱商鞅），推行徹底變法。廢井田、開阡陌、獎勵耕戰、推行縣制、統一度量衡、實行連坐法——這一整套制度革新，使秦國迅速崛起為軍事強國，為日後統一大業奠定了經濟與軍事基礎。

2. 秦惠文王（公元前 337—311 年在位）——連橫破合縱

秦孝公去世後，繼位的惠文王雖因舊貴族反撲而車裂商鞅，卻明智地保留其變法成果。此時秦國崛起引發六國警覺，合縱之議蜂起。惠文王審時度勢，重用魏人張儀，以連橫策略瓦解六國同盟，使秦國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站穩腳跟。

3.秦武王（公元前 310—307 年在位）——通三川窺周室

武王在位僅 4 年，卻以「寡人欲容車通三川，窺周室，死不恨矣。」展現了秦國東進的決心。他力排眾議，派甘茂攻韓國軍事重鎮宜陽，斬首 6 萬，從此打開了秦國通往中原的大門。這位青年君主雖因舉鼎絕膺而亡，卻為秦國東進戰略立下基礎。

4.秦昭襄王（公元前 306—251 年在位）——遠交近攻定方略

昭襄王在位長達 56 年，是秦國統一進程中最關鍵的人物。他任用魏冉為相、白起為將，伊闕之戰（公元前 293 年）斬首韓魏聯軍 24 萬；長平之戰（公元前 260 年）坑殺趙軍 45 萬，重創六國主力。更為重要的是，他於公元前 266 年採納魏人范雎「遠交近攻」之策，為秦國制定了系統的擴張戰略。此外，昭襄王於公元前 256 年滅西周國，周朝至此名存實亡。

5.秦孝文王於守喪期滿後，於公元前 250 年十月正式即位，在位僅三日而卒（一說正式即位後實際執政約一年）。雖無顯著政績，但其繼位未引發政局動盪，確保了秦國東進大勢的連續性。

6.秦莊襄王（公元前 249—247 年在位）——擴張版圖固基礎

莊襄王在位僅 3 年，卻重用衛人呂不韋，攻取韓國成皋、滎陽，初置三川郡；又滅東周國（鞏縣一帶之殘餘勢力），盡入其地；並趁燕趙交戰之機，攻取趙國榆次等 37 城。至此，秦軍已可隨時東進中原。

7.秦王嬴政（公元前 246—210 年在位）——橫掃六合成統一

嬴政 13 歲即位，公元前 238 年（22 歲）加冠親政，果斷剷除嫪毐、呂不韋集團，穩固權力後發動統一戰爭。他制定「先滅韓，次滅趙，再滅魏，繼滅楚，然後滅燕，最後滅齊」的戰略順序。具體進程如下：

- 公元前 230：內史騰滅韓，虜韓王安，置潁川郡
- 公元前 228 年：王翦破趙都邯鄲，虜趙王遷；趙公子嘉奔代，稱代王
- 公元前 227 年：荊軻刺秦事發，秦王政派王翦、辛勝攻燕
- 公元前 226 年：王翦破燕都薊，燕王喜逃遷遼東
- 公元前 225 年：王賁水灌大梁，滅魏，虜魏王假
- 公元前 223 年：王翦、蒙武滅楚，虜楚王負芻

- 公元前 222 年：王賁攻遼東，滅燕，虜燕王喜；回師攻代，虜代王嘉

- 公元前 221 年：王賁自燕南攻齊，滅齊，虜齊王建

十年之間，六國次第蕩平，天下歸一。

二、制度與人才：秦國崛起的雙重動力

秦國七代君主能夠逐步積累優勢，關鍵在於制度變革與人才策略的相互配合。戰國七雄之中，秦國在這兩方面成就最為突出。

1. 制度變革的持續深化

商鞅變法確立的制度框架，經七代君主不斷完善：

- 軍功爵制：打破世卿世祿，以戰功授爵，激發軍隊戰鬥力
- 郡縣制：強化中央集權，削弱貴族勢力
- 重農抑商：保障糧食生產與兵源穩定
- 嚴刑峻法：強化社會控制（雖有殘酷之譏，然於戰時確實提升了行政效率）

此外，秦昭襄王時期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（公元前 256 年），秦王政時期修建鄭國渠（公元前 246 年），使關中與巴蜀成為沃野千里之糧倉，為長期戰爭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。

2. 人才策略的開放性

秦國人才策略的特點有三：

- 唯才是用，不問國別

秦孝公用衛人商鞅；惠文王用魏人張儀；武王用楚人甘茂；昭襄王用魏人范雎；莊襄王用衛人呂不韋；嬴政用楚人李斯、大梁人尉繚。這些人才皆與秦國統治者無血緣關係，卻能位極人臣，體現了「任人唯賢」的原則。

- 用人不疑，信任始終

秦孝公面對舊貴族的激烈反對，始終堅定支持商鞅變法；秦武王收到大量狀告甘茂的上書，仍選擇信任並增兵支援（「息壤之盟」）；嬴政在鄭國間諜案發後，採納李斯《諫逐客書》，廢除逐客令，信任李斯數十年。

- 禮賢下士，謙恭以待

秦孝公與商鞅談論國事，「語數日不厭」；尉繚堅持不行君臣之禮，嬴政仍給予極高禮遇，「衣服食飲與繚同」。正是這種貫穿數代的開放性人才政策，使秦國匯聚了天下英才，形成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。

三、六國之應對：成敗得失的歷史檢視

秦國之崛起，亦與六國應對之策的成敗密切相關。六國並非毫無機會，其失誤與局限，構成了秦統一的外部條件。

1. 三晉分裂：地緣格局的劇變

晉國之強，曾為秦國東進的最大障礙。公元前 453 年，韓、趙、魏三家滅智氏；公元前 403 年，周威烈王正式承認三家為諸侯。晉國分裂為三，相互牽制，使秦國得以各個擊破。此為地緣政治格局的結構性變化，非單一國家所能逆轉。

2. 趙國之興衰：軍事強國的局限

趙武靈王推行「胡服騎射」，使趙國成為軍事上唯一能與秦國抗衡的強國。然其晚年退位，又欲將趙國一分為二，立公子何為趙惠文王，自號「主父」，最終釀成「沙丘之變」（公元前 295 年），趙武靈王被困沙丘宮，活活餓死。趙孝成王時，秦趙爭奪上黨，爆發長平之戰。趙王中秦國反間計，以趙括代廉頗，導致 45 萬趙軍覆沒，「壯士盡於長平」，趙國元氣大傷。此敗雖有趙王決策失誤之責，實亦秦國戰略運作之成功。趙王遷時期，秦將王翦攻趙，趙王遷聽信郭開讒言，殺害名將李牧，趙國遂亡。

3. 魏國之失：人才流失的教訓

魏國為戰國初期最強大之國，李悝變法早於商鞅變法約半個世紀。然桂陵、馬陵兩戰（公元前 353 年、341 年）敗於齊國，元氣大傷。更致命的是，吳起、商鞅、孫臏、范雎等頂尖人才，皆因魏國不能善用而離去。信陵君魏無忌曾率五國聯軍大敗秦軍於河外（公元前 247 年），卻遭魏王猜忌罷免，鬱鬱而終。

4.韓國之困：小國的無奈

韓非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，其學說較商鞅更為系統。然韓國地狹民寡，處於強秦與趙、魏之間，無論變法與否，皆難改覆滅之命運。韓非入秦後，遭李斯忌憚，被誣陷下獄。李斯「使人遺非藥，使自殺」，韓非死於秦獄。韓國於公元前 230 年最先為秦所滅。

5.燕國之短視：戰略誤判的代價

燕國國力弱小，卻在關鍵時刻為秦國「助攻」：公元前 284 年，燕將樂毅率五國聯軍伐齊，下 70 餘城，雖復齊國，然齊國元氣大傷；長平之戰後，趙國急需休養生息，燕國卻發動攻趙戰爭，使趙國陷入 3 年消耗戰，秦國趁機蠶食趙國大片土地。

6.楚國之弊：大而不強的困境

楚國疆域最大、資源最豐，然政治昏庸，改革不力。楚懷王時，受張儀欺騙，喪失商於之地；後又客死於秦。春申君黃歇為戰國四公子之一，然其晚年昏聩，為李園所殺，暴露了楚國政治的黑暗。

7.齊國之誤判：和平主義的悲劇

齊國曾一度強盛，然公元前 284 年五國伐齊後，元氣大傷。復國後的齊國片面汲取教訓，採取「事秦謹」政策，對韓、趙、魏之危坐視不救，安享秦國「遠交近攻」的短暫和平。直至五國皆亡，仍不修守備。齊王建幻想可為「五百里之封君」，最終被秦遷於共地，餓死於松柏之間。

四、統一進程的綜合分析

秦統一天下，並非單一因素所致，而是多重條件交織的結果：

秦國因素：

- 商鞅變法確立的制度優勢
- 關中地理形勢之險固（四塞之國）與農業基礎（都江堰、鄭國渠）
- 三晉分裂後的地緣格局
- 連橫策略對合縱的有效瓦解（如公元前 241 年最後一次五國合縱攻秦失敗）
- 七代君主持續奉行富國強兵、遠交近攻的政策

- 開放性人才政策的持續實施
- 白起、王翦等將領的軍事才能
- 嬴政的戰略決策與組織能力

六國因素：

- 人才流失與內部紛爭（如魏國失吳起、商鞅，趙國殺李牧）
- 戰略短視與聯盟失敗（如齊國不救五國、燕國攻趙）
- 改革不徹底或時機已晚（如楚國、齊國）

正如賈誼《過秦論》所言：「秦滅周祀，并海內，兼諸侯，南面稱帝，以養四海。」秦之所以能統一天下，既是自身實力積累的結果，亦得益於六國應對之失當。然將此簡化為「滅六國者六國也，非秦也」，則過度強調外部因素，忽視了秦國的制度創新與周密的戰略部署。統一天下之後，嬴政面臨的挑戰才剛剛開始：如何治理這個空前龐大的王朝？且聽下回分解。